

养一斋集

卷一

一

卷一

卷一

養一齋集卷之十三

山陽潘德輿彥輔

論

論明太祖一

朱子曰成湯之學祇是一敬愚觀明太祖始亦克敬者也
初平張士誠諭諸將曰吾欲置酒一驩中原未平尙非其
時張氏君臣飲食宴樂公等所知也北伐時諭徐達常遇
春曰將軍下齊魯諸郡矣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
尙慎戒之初平元諭宿衛武臣曰元君臣驕奢佚樂今如
此朕日慎一日卿等亦思曩在民間視元將帥輕肥皴赫

何敢望之當勿忘貧賤時諭太原諸將云大軍所至如摧
枯拉朽上天眷佑可不敬乎諭京衛將士曰暇當練武不
可宴安安者危機四年七月令中書省毋奏祥瑞裁異蝗
早卽時報聞三年五月不雨上命皇后諸妃執爨爲農家
食太子諸王躬饋于齋所上徒步山川壇素服屣席藁
露坐晝暴夜臥地皇太子捧楹進粢食雜麻麥菽粟凡三
日下有司訪求天下儒術淡明治道者嗚呼此可不謂畏
天之威哉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其戒敕將
士有之桑林之禱六事自責其兢惕裁旱有之初政亦湯
矣中年以往用人太驟任刑太繁猜忌之心未調宗藩之

勢積重書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揆明祖于古湯有
慙德矣功業既成不能日新但求攝官承乏之中材而左
右厥辟者無係衡其人扶植培養之功疏畏憚切劓之益
寡土無以成改過不吝之大德下無以貽俾輔後嗣之永
休不然以明祖之恭天勤民而身沒未幾蕭牆搆釁海內
鼎沸豈非敬德之不充而輔主德以保子孫黎民者無人
之故歟

論明太祖二曰周顒聞宋武百年人益世備幾于卒

有明一代后妃無失德洪武元年修女戒三年嚴宮政五
年鑄戒后妃之辭于宮中祖訓嚴矣雖然宦官宮妾相毗

連者也明祖以宮中隙地使內侍種蔬朝退見二內侍犍而行雨中杖責之曰皆民力也暴殄若是洪武二年定內侍諸司制諭吏部曰周禮閹寺未及百人後世踰數千卒爲患求善良于此輩千百無一二朕今備使令耳雖未能如古亦當與防微訓不可謂不嚴也然而明之宗社卒亡于宦官手何哉以予揆之周禮不足盡信官制多與羣經不合獨其以閹寺爲冢宰之屬雖未見佗經然閹寺亦官也旣云官則亦統百官者之所統可知也夫周之冢宰宰相之職也而明則不立宰相專責六部亦不以吏部尙書統攝閹宦其後內閣之權雖重亦與閹寺無統屬夫周重

豕宰而闔寺微明廢宰執而闔寺橫三楊賢臣也而不能
不希王振之旨此皆三代以後不以豕宰治闔寺之失也
得失之機可以鑑矣

論明太祖三

卷之十三

三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曹炌所書武宮煬宮論語所
記季氏旅泰山皆是然猶鬼神之在祀典者也東漢以來
沙門之教興道士之術熾于是無名之鬼神全集不可當
莫審姓氏莫詳勲德以邪召邪瀆汙莫甚嘗謂三代以上
祭非其鬼而其鬼有可稽三代以後祭非其鬼而其鬼并
不可考浸尋既久依倚附託并城池嶽瀆先賢先臣之正

祀亦別易美名昧其本始使人不知酬功報德感善疾惡之義雖不廢祭而祭之義已廢矣禮記所謂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于祭是也善乎洪武三年詔曰朕考嶽鎮海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彌隆是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至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可加忠臣烈士可以加矣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明神人正名分者也今依古定制皆以其神稱府州縣城隍第稱其府州縣城隍之神歷代忠臣烈士如其當時名爵後世稱諡皆與革去惟孔子如舊天下神不應祀典者有司毋祭此詔洵曠世之卓識千古之偉義一洗

歷代禮官之陋然曰惟孔子如舊是以孔子之王號及諡
爲不可議也酌損益之而終未盡善此失至世宗始革而
後不悖于古學官祀先聖先師之義信乎制作之難也又
洪武七年設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訓其族人獨遺曾氏
禮官不奏增也以爲三氏之族盛歟十八年翰林院待詔
孔希善言孟氏子孫有以罪輸作者二人上遣還諭工部
臣曰孟氏後甚微脫或歿亡行凋盡矣則孟氏非盛族也
然則遺曾氏何也故曰制作難欽北平張瑄舉鄉貢西
吳論明太祖四恩登李思齊張瑄趙太良三人皆百選
明祖用兵如神然其要在量敵制勝非尙詭詐其論討陳

友諒張士誠謂擊友諒士誠必不援擊士誠友諒空國來
矣論伐中原謂張思道李思齊擴廓帖木兒三人皆百戰
之餘未必遽降是以出不意反旆北行元都旣舉然後西
征張李望絕勢窮故不勞而定凡此用之當時足以制勝
垂之後葉足以定謀非小夫狡詐之談僥倖一時之勝不
可爲典要者也佗日又謂侍臣曰孫武論將使愚使貪其
言殊謬夫武臣當量敵制勝智愚兼盡不可使愚捐軀殉
國以養廉士不可使貪偉哉言乎莊烈帝與劉宗周論將
帝曰濟變之日先才後守又曰大將別有才局非徒操守
可望成功此皆爲孫武所誤而未讀祖訓者也洪武時論

林待制吳沈謂聖人之兵生人非殺人禦亂非爲亂尙義非尙詐孫子曰兵詭道也恐非聖人意此識雖王文成不逮也開國之君臣議論如此予故揭之以詒來世之用兵者

論劉誠意

三代後佐命偉略畱侯武鄉魏文貞誠意四人而已武鄉丁艱尼之運弗竟厥用畱侯遇主合志猶參陰謀文貞得君與畱侯同世以事隱太子不終少之其推本仁義繇唐三百季之祚功過不相掩可也誠意爲元之進士官元帥府都事復應明祖之聘而出疑與文貞同不知非也夫誠

意之志大矣哀仁負智匡扶本朝義也不得乃佐新主澄
清天下此伊尹就桀就湯勸商伐夏之志事也文貞之爲
人特縱橫者流始依李密依竇建德依隱太子求立功名
耳幸遇太宗乃說之以大道用其言福被乎一世其初志
未必爾也吾觀誠意之議論文辭方其處元之季棲遲小
官固以天下爲量矣一出而埽羣雄定大業致太平垂名
竹帛慶流子孫與國無極兩漢以來足配伊呂者武鄉之
下必推誠意以失節繩之非論世之識也且誠意之進言
于明祖有至大者五焉明祖已得應天諸路猶奉韓林兒
正朔歲朝中書省設御座行禮誠意揮之曰牧豎耳何拜

爲其識天命眞僞定君臣名分以湯武待其主卓識過人
一矣明祖問征取計誠意曰士誠自守虜不足慮友諒劫
主脅下名號不正地據上流宜先圖之陳氏滅張氏孤一
舉可定然後北向中原王業以成此與淮陰武鄉登壇隆
中兩對皆預定大謀後若符契克敵制勝如風振槁雖善
謀如李善長陶安善戰如徐常諸公未及知也二矣四方
既定謂宋元寬縱失御必先肅紀綱而後惠政可行糾劾
嚴正權賢斂手與子產武鄉之治鄭蜀何異其言旣用復
謂雪霜之後必有陽春國威大立宜濟以寬此又兢綽相
劑殷湯建中之令德也三矣與明祖論相極席楊憲汪廣

洋胡惟庸之不可用謂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願上悉心以求尤合古帝王慎重爰立之義明祖不寤始而誤任僨轅繼遂永除鈞軸以致良弼無間貽謀不遠旋搆內亂四矣帷幄奇策颺舉穎豎號以子房良無愧色獨其慷慨論天下安危義形于色暇則敷陳王道明祖稱其數以孔子之道導余此則畱侯所當退舍失步者五矣然則明祖有誠意而不盡從其言故治術雜而不古明祖若無誠意則天下事未可知卽得天下而立國苟且不過與元之世祖竝驅爭先烏得整齊文物躬致雍熙跨越唐宋哉誠意初游京師揭傒斯以爲魏徵之流而英

特過之西蜀趙天澤論江左人物至儕諸諸葛孔明可謂
知言矣嗚虜三代下儒者之學不克振起卓卓如誠意者
人徒以術數相傳會否或疵其出處謂仕明之後內有慚
怍故文辭萎蕤無氣此可謂小夫之謬說也余標之爲伊
葛以彰儒者之志事且見其少時所聞濂洛之學于鄭氏
復初者爲不負若志事猥瑣不足以救天下而依倚二姓
以來口實則儒者之秕莠而誠意之罪人而已矣

論陳遇劉基進言

明太祖召禮陳遇稱先生而不名欲官之遇辭爲太祖言
薄斂任賢不嗜殺此可爲進言之式彼言高築牆多積糧

緩稱王者功利之鄙談世轉豔稱之何也吾獨異乎以伊
呂自期之劉基也伊呂之道莫大乎責難陳善吳王謂基
曰南方旣平今宜致力中原以一天下基則曰土廣人眾
正可席卷王曰惟廣與眾不可恃也今雖垂就一或不戒
成敗關焉基則曰近滅張氏乘勝長驅王曰彼方自相犄
角豈得遽云長驅必吾持勝道俟彼亾機加慎重焉洪武
元年大宴羣臣奉天殿上曰念天下之廣生民之多憂懸
于心夜不安枕基則曰大業已定仰惟聖慮稍紓上曰堯
舜處治尙猶憂之況海內新脫創殘也夫上有憂盛之君
則下有弼直之臣基自命王佐顧乃導以侈大勸以安紓

此非作史者之蒐討不確則基之數言所失非小小也或
疑基謀略有餘敬慎不足故明足以察事變而不足以保
一身力足以鉏巨姦而不能以遠不善鳴虜殆亦能動而
不能靜之故歟

論南氏通鑑綱目前編

渭上南氏通鑑綱目前編自以爲傳信之書本史記索隱
據易大傳託始伏羲氏一掃遠古荒唐之陋說有足多者
然其間采取疏踳畔經惑後人甚多今略舉其十以辨之
其一堯七十有一載書放驩兜于崇山七十有五載書流
共工于幽洲夫驩兜之罪比周乎其工者也書云驩兜曰